

飄色×時裝 傳承推廣非遺 訴說長洲文化習俗

近年香港積極推動本土文化，香港人也紛紛響應，將自己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加上自己發揮的小宇宙變成不同產品、藝術品或文化活動。無論什麼形式的表達，相信大家都不過是希望這個城市有趣的故事、文化、歷史和習俗在高速遺忘的風氣下，暫且緩下來，讓人欣賞到這個城市被忽略的生活細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文化葫蘆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離島區「百寶圖」本次邀請到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時裝設計課程師生一同參與傳統文化結合現代時裝藝術展覽「長洲新裳-飄色×時裝表演」，這活動旨在發掘香港社區獨特的元素，從人文、藝術和設計方面推廣本土文化，百寶圖意味着有很多的寶藏，學生透過遊覽、觀察等深入了解長洲以獲取靈感，創作出一系列以長洲為主題的服飾。

以海盜作設計靈感

太平清醮、漁民文化、海洋保育以及傳奇人物張保仔等長洲的本土文化成為學生啟發的靈感，加上嶄新的元素、傳統和現代設計的糅合，展示出學生對長洲的解讀。長洲海陸同鄉會主席鄺世先生到場支持學生：「因為近年政府大力宣傳，所以越來越多人關注長洲文化。一般飄色的主題都是以時事或者古裝為主，參與時裝設計倒是第一次，希望能讓全世界都知道長洲的太平清醮。」

當天由模特兒穿上同學作品，展示出他們心目中的長洲，訴說他們創作的體會和故事。《自由不羈》由陳睿琳(Yulia)所創作，設計靈感來自海盜不羈的生活態度，作品以大地色為主，以帶出自然、和諧的感覺，「海盜從來不受約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勇於追求，香港人嚮往自由放鬆的狀態，加入海的元素代表著這種心情，但人們不需要刻意去變成這樣，偶爾抽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就可以了。」

Yulia平時會跟家人、朋友到長洲去，但是這次自己一人到長洲就有截然不同的感覺：「我感覺到寧靜，學到一種紓壓的方式。這次漫步長洲感覺到漁村和村民都很淳樸。」

作品望帶出反思

梁嘉欣(Aimee)設計的《瀟翁·捕餘》以海為圖案。瀟指水，翁指山，形容長洲。瀟翁同時也與「漁翁」同音，「捕魚有網，但是撈起的不是魚，是垃圾，現在有很多大型活動，人多密集，垃圾會經過



左起：《瀟翁·捕餘》模特兒、Aimee、Yulia、《自由不羈》模特兒。



主辦方代表向大家介紹是次活動。

海，漁民只能捕獲垃圾，所以希望通過這個作品讓人關注海洋污染問題。」Aimee過去也有到長洲去，但主要都是遊覽長洲大街(即海傍街)，但通過這次機會，有助她深入探討長洲的歷史，也對太平清醮有更深認識。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環境及設計學院設計學系特任導師鄭曉曉帶領着一班同學去尋找屬於他們的長洲歷程，「這次與文化葫蘆合作，將地區和時裝結合，我不希望他們讓固有的印象框死，學生到長洲親自體驗文化和歷史，並在作品加入其元素，使每個人的作品都不一樣。」

「香港人接受東西文化的教育，卻忽視了很多本土文化。」文化葫蘆主席霍天受表示希望通過「港文化·港創意」離島區「百寶圖」展覽，讓人關注更多香港的本土特色。

「靈感其實就在身邊，我們必須把擁有的拿出來，否則別人不會知道。」這次時裝表演過後，展覽品將於3月30日至5月1日在中環9號碼頭前空地展出，屆時還會有貨櫃作為展覽一部分，同時還會展示出搭棚的技藝。而選擇在中環展覽，正因為那裡既有香港人又有很多外地來的遊客，本土文化或者非物質遺產應該藉此推廣到海外，因為「尋寶」的機會本來就屬於社會上每一個人。



作品《繁慶彩結》

作品《現代海盜》

作品《瀟翁·捕餘》

阿虫以禪意水墨解憂

近日，在南豐紗廠有「阿虫的算術人生路」的展覽，展出阿虫的水墨作品。今次展覽以「算術」為主題，分別以「加」、「減」、「乘」、「除」、「等於」、「零」共六個部分，組成阿虫的「算術人生」。於南豐紗廠紗廠坊地下展出阿虫的50多幅作品，包括8幅原作。簡約淡雅的禪味水墨畫，配上三言兩語的文字，圖文配合，帶出意味深遠的人生哲理。



展覽現場。

從自己的生活經驗裡，提煉出創作靈感，開創了禪意水墨先河。

人生終歸零

今次展出的50多幅水墨作品，有屬「加」部分的「多即是煩」、「為誰辛苦為誰忙」；又或者「減」部分的「大事化小」、「勝在放得開」等，均反映了阿虫的人生觀。簡約的畫風，配以睿智的文字，畫中有話。加中可以有減，乘中可以有除，而最終都是歸零，這就是阿虫的人生哲學算式。

對於阿虫而言，「加」的算式是「不求回報+勇於嘗試=滿載而歸」。像作品「多即是煩」，阿虫藉此告訴我們，有時擁有太多，可能變成一種負擔。而「減」的算式是「現實一期望=快樂」。在阿虫眼中，減就是現時流行的「斷捨離」，有時懂得放下，或許能擁有更多。像作品

由政治漫畫到禪意水墨

阿虫有很多不同主題的畫，今次的作品是最貼近大眾的生活情況。在2004年，當時是香港電車投入服務一百周年，阿虫是當時其中一位受邀為電車公司設計紀念版電車的藝術家，當時阿虫的設計作品被印在電車車身上，對於不少阿虫的粉絲來說，或許仍印象深刻。

1984年，他舉家移民美國，他自言成不了龍，只好當蟲。此後，他便開始以筆名「阿虫」，踏上了創作禪意水墨的道路。「從是次展覽的作品中，可以反映出阿虫人生的轉變。畫政治漫畫可能賺取到生活費，養到家，但好似每日都要鬧人，就會覺得很累。」少年時期的艱苦生活，阿虫



阿虫的畫風簡約。

「大事化小」、「勝在放得開」和「捨得」，都在告訴我們做人不應太執着。至於算式最後「等於零」，則代表自我越小，世界越大。阿虫建議我們試試把自己看成零，與自然融為一體，體現自己是「無限宇宙」的狀態。

阿虫與南豐紗廠的一段緣

是次展覽於南豐紗廠舉行，原來阿虫與南豐紗廠亦有一段緣。話說阿虫20歲那年，到南豐紗廠應徵學徒，但當時學徒的基本體重要求是115磅，於是在面試當天，他一大早起來喝了多杯水增加體重。可惜，到達紗廠後，經過五小時的漫長等待，體溫升高，護士為他體檢探熱時發現阿虫發燒了。「應徵記」就如一場鬧劇般收場，令我相當無奈，沮喪很久。」辛苦了一大輪，最終是無「工」而返。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東邊西

余綺平

毋忘戰爭教訓

七十五年前，近三百萬盟軍登陸法國諾曼第海灘，與納粹德軍展開生死戰；雙方最後死傷逾二十四萬人。為了紀念這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最慘烈的登陸戰，英美兩國計劃在今年六月，在當年的登陸現場舉行紀念儀式，以警惕世人在享受和平盛世的今天，勿忘歷史教訓。

著名的D-Day(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反攻歐洲諾曼第登陸日)發生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午夜，盟軍先頭部隊約十五萬六千人乘船或空降搶灘。可惜還沒上岸，已遭德軍攔截射殺，約四千五百名士兵當場犧牲。尾隨的士兵在海陸空三軍掩護下，冒着彈雨前仆後繼靠岸，成功登陸。參與此場戰役的盟軍士兵以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為主。D-Day成功後，戰事再持續至七月底，直到建立了灘頭堡，這時候，盟軍在登陸戰的傷亡人數已逾十二萬二千人。

慘烈的D-Day戰役是二戰轉捩點。盟軍登陸諾曼第後，在法國建立了根據地，法軍和波蘭軍隊隨之加入抗戰。十一個月後，盟軍擊敗納粹德軍，戰爭結束，從納粹惡魔手上解放了歐洲。

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IWM)負責策劃今

年的紀念項目。據該館新聞稿稱，六月六日英國南部和法國諾曼第的上空，將會密佈三十架著名的C-47軍用運輸機「達科他」(Dakota)，空降逾三百名傘兵，重演當日的搶灘場面，讓觀眾身歷其境。

正式的國際紀念儀式將於諾曼第其中一沙灘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王室成員已答應出席。另外，參與七十五年前登陸戰的士兵倖存者，目前已集齊了三百人到場。

倖存的舊日「達科他」戰機也為數甚少。這款軍用運輸機綽號「空中火車」，主要用作運送補給品和傘兵，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杜格拉斯(Douglas)公司所研製。D-Day作戰當日，盟軍共出動近一千架「達科他」，在六十個小時內空降了六萬名傘兵和裝備。

戰後，數以百計「達科他」改裝作民航機用途，如今，部分改做私人飛機。今年紀念日能夠調動到三十架演出，實屬難得。這一盛大機群編隊，將從劍橋郡的皇家空軍基地出發，聯同美國軍機一起飛越英倫海峽前往諾曼第。如此龐大陣營出動，是二戰以後的首次。

紀念活動還有在帝國戰爭博物館所管轄下的兩處地方舉行，包括：白廳裡的邱吉爾戰時指揮室(Churchill War Rooms)，現已列為內閣作戰博物館。以及在二戰中服役、目前停泊倫敦泰晤士河塔橋附近的「貝爾法斯特巡洋艦」(HMS Belfast)。有意到英國觀看今年紀念諾曼第登陸日盛況者，可登入IWM Duxford網址，了解購票和節目詳情。



75年前的D-Day現場，戰況慘烈。網上圖片

「王夫之定律」

莫憲說桃花盛開時的黃沙坪很美，他的作品就是證明。

「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這是沈從文《邊城》中的駢偶佳句。春節過後是桃花綻放的季節。有500多畝桃樹的黃沙坪村，那時將是一片花海，賞花者眾。六、七月桃子成熟，這裡的「合先一號」遠近聞名，買桃者多。「合先一號」是黃沙坪村村主任吳合先自己培育的優質品種，他種桃成功後免費贈送5,000株桃苗給鄉親，當然是希望大家一起發財致富。

剛才那位阿伯說吳村長是好人，勸鄉親們種桃子。問他種了沒有，他把低下的頭輕輕搖了搖。

為什麼不聽好人的勸說？不好問下去，卻想起29年前的一件事情。那年冬天的一個傍晚，胡耀邦時期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之女朱梅打來電話，說今天是她父親的生日，過來熱鬧一下。

那天這位曾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老人心情不錯，說起往事，拿出一本相冊，指着一群羊在山上吃草的照片說，為貴州農民脫貧找到一條出路，養羊。

年輕氣盛的我忘記那天是老人的生日，反駁道：「政府官員總是為農民設計脫貧方式，結果往往是害了農民。」接着我講了自己在浙江

呆儼



春節過後是桃花綻放的季節。莫憲攝



看到的那一幕：「農民們響應政府號召，養國際市場一時暢銷的長毛兔，兔子長成時市場風雲突變，供銷社停止收購。農民用理髮工具把長毛兔兔毛剪短，官方背景的供銷社還是不收。農民們氣急之下當場把兔子一個個摔死。」朱老聽後無語，陷入沉思，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無禮和莽撞。多少年過去，歉疚仍然存在心裡。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經說：「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其竄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王夫之認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讚揚的「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實際上是添亂、擾民，只會對正常的農業生產起干擾作用。父母官們為向朝廷顯示自己勸農有功，勢必「飾美增賦(稅賦)以邀賞」，這樣一來，「天下之病尚何言哉！」

他舉例說元朝的統治者課民種桑也是如此，甚至許多地方本不適宜種桑也強迫之，而明朝又沿襲了這種弊政，因此「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客座教授的秦暉先生，將中國歷史上歷次稅制改革的結果是一次次加重農民的稅負，稱之為「黃宗義定律」。2005年中國取消農業稅，「黃宗義定律」在中國失去意義，那麼「王夫之定律」呢？

想到這裡，猜到阿伯搖頭的兩個可能，後悔沒有聽「好人」的勸說？心裡有農民的「王夫之定律」？